

X5511
H5Yel

X5511
H5Yel

声声鸟鹑

[埃及] 塔哈·侯赛因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1
01

埃及文学名著

鹈 鸟 声 声

〔埃及〕塔哈·侯赛因 著

白水 志 茹 译

仲 跻 昆 校

中国盲文出版社

1984年·北京

鹊 鸟 声 声

•

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
三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5 77千字
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40,000册 定价：0.60元
统一书号 10177·004

前 言

塔哈·侯赛因（1889——1973）是埃及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

塔哈·侯赛因出生在上埃及尼罗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家境贫寒，三岁时双目失明。他天资聪明，十三岁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经训和教律。一九零八年，塔哈转入新成立的开罗大学，学习历史、文学和外语，毕业论文一鸣惊人，荣获开罗大学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被政府派往法国留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他刻苦攻读世界名著，潜心钻研欧洲文化，成绩优异。学成回国后，授任开罗大学教授。

塔哈·侯赛因担任过《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大学校长、埃及教育部长、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阿拉伯国家联盟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一九五六年埃及作家协会成立后，他一直担任作协主席。

二十世纪初，埃及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空前高涨，文化战线上新旧之争也日趋尖锐。塔哈·侯赛因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一面翻译介绍国外文学著作，一面整理研究阿拉伯文化遗产，努力探索发展新文学的道路，

积极为埃及的文艺复兴奔走呐喊。一九二六年，他著的《论蒙昧时代的诗歌》一书，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认为对一切古代典籍都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提出“一切重新开始”的口号。他的主张被保守分子视为“离经叛道”，遭到攻击，致使作品被查禁。塔哈并未气馁，他身处逆境，继续奋斗，声名愈振。

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塔哈·侯赛因尽管双目失明，却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小说有《日子》、《鹬鸟声声》、《苦难树》、《失去的爱情》、《大地受难者》、《山鲁佐德之梦》、《真实的诺言》等，散文集有《春夏行》、《来自远方》。这些作品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塔哈·侯赛因由一个被人怜悯的盲童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大文豪、教育家，这在阿拉伯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虽然他始终未能突破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藩篱，但他在埃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作用，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所达到的成就以及他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无疑都是一座丰碑。

《鹬鸟声声》写于一九三四年。当时，埃及人民正处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妇女的境遇就更惨。这一时期的进步作家多以妇女解放为题材，满怀同情地描写妇女愚昧无知、备受凌辱的悲惨遭遇，热情歌颂那些敢于同愚昧、落后、封建礼教以及各种邪恶势力抗争，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从而鞭挞黑暗社会与腐朽势力，为民族解放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塔哈·侯赛因的《鹬鸟声声》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之一。

《鹁鸟声声》写了三个农村妇女的不同遭遇。母亲宰赫莱被无情无义、道德败坏的丈夫所遗弃，颠沛流离，流落他乡。后来，她的一个女儿惨死，一个女儿出逃，落得孤苦伶仃，孑然一身。大女儿胡娜迪给人当佣人，与青年主人相爱，被守旧、残忍的舅舅杀死。妹妹阿米娜为了追求自由，只身出逃，经受了种种磨难，终于赢得了人的尊严，赢得了爱情。但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阶级的偏见以及封建礼教的不容，使她和青年工程师之间的爱情将成为另一场悲剧的开端。作者以他一颗善良的心，通过对主人公阿米娜坎坷命运的描述，对生活在最下层的劳动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而对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和邪恶势力给以无情的谴责与鞭答。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鹁鸟声声》的艺术特色主要是语言美。塔哈·侯赛因是一位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小说，熔诗歌、散文、故事于一炉，充满诗情画意，别具一格。阿拉伯著名诗人赫利勒·穆特朗曾这样赞叹过塔哈·侯赛因驾驭阿拉伯语才能：

阿拉伯语啊，你真荣幸！

你把自己的一切奥秘都交给了塔哈先生。

他从你的花园里

采来朵朵鲜花，芬芳温馨；

他从你的海洋里，

捞起颗颗珍珠，剔透晶莹；

他从你的金矿里，

淘出粒粒金沙，把词句铸成。

译者学浅笔拙，难免不使珠光色减，甚者点金成铁。谨

请读者见谅，有识者指正。

译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引 首

本书获得大诗人赫利勒·穆特朗^①的赞赏，并蒙赠诗一首，深感荣幸，不胜感激。这首诗充分显示了诗人高尚、善良的一颗赤心。我不愿得而私之，使那些喜爱高雅诗歌的朋友享受不到；更不愿因虚伪的谦恭而湮没诗人的这一美德。

你使这鹈鸟声声，
在世上永远传诵。
这叫声萦回心际，
引起人们的共鸣。
它诉说着荒漠中的悲剧，
听来令人悲愤伤痛。
夜茫茫旷野万籁俱寂，
静悄悄只有行旅动静。
深沉的黑夜紧闭双眼，
不忍睹行将爆发的罪行。
惊恐的小鸟声声悲叫，

① 赫利勒·穆特朗（1871—1949）：生于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后移居埃及，素有“两国诗人”之称。是近代阿拉伯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

——译注

预告着一出悲剧即将发生。
那叫声似一支支带火的箭，
穿入心肺，叫人心疼。
无辜少女的灾祸催我泪下，
她惨遭杀害，正当妙龄。
杀害她的凶手自以为，
这是在维护门风、贞节、德行！
而我却对这种惨状，
满怀悲伤，愤懑不平。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
姻缘错综，实难料定。
人心既然相似，
就该相通感情！
可叹这悲剧不止一桩，
多少同样的事件在埃及农村滋生！
这故事是那样娓娓动听，
语言又如露珠般晶莹。
写来自然流畅清如水，
读来胜似美酒沁人心。
阿拉伯语啊，你真荣幸！
你把自己的一切奥秘都交给了塔哈先生。
他从你的花园里，
采来朵朵鲜花，芬芳温馨；
他从你的海洋里，
捞起颗颗珍珠，剔透晶莹；

他从你的金矿里，
淘出粒粒金沙，把词句铸成。
这部著作奇迹般从天而降，
给人教诲，引人入胜。
不愧是当代文苑的一朵奇葩，
多么娇艳，多么新颖！
散文的形式，诗的意境，
诗歌也要妒忌散文的才能。

他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朝我鬼鬼祟祟地走来，象蛇又象贼。他没料到我会站在这里对他笑脸相迎。当他走近房门，发现我象幽灵似地站在屋子中间，苍白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便不由地一楞，后退了几步，强作镇静道：“怎么，你还没睡呀？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我说：“快半夜了。主人没睡，我是不该睡去的。谁知道，也许他有什么事呢。”

他的神色镇定下来，于是又操起平素他那无耻和戏弄的腔调道：“我从没见过一个仆人象你这样体贴主子，等他等到深更半夜。我还以为你也跟以前的女佣人一样，早就睡着了呢。那可得费点劲儿才能把你弄醒。我真不明白，仆人的觉为什么睡得那么沉，跟死人似的。”

我说：“等候主人，省得他费力劳神，这我从开始伺候那些夜不归宿的达官贵人时就习惯了。老爷有话请吩咐吧！”

他流里流气地笑着，说：“你的主人让你跟他走。”边说边向我伸过一只手来。

当时，我若是能够，真想砍断这只手！然而我只躲闪了一下，不让他抓住我。

我跟在他后面向他的房间走去。

亲爱的小鸟，我在，我在这儿！我还在睁大双眼，期待着你的到来，等候着你的呼唤。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只有感到你在身边陪伴，只有听到你婉转的鸣叫，只有答应了你热切的呼唤，我才能进入那甜蜜的梦乡。二十年来，我不是早已养成了这个习惯？

亲爱的小鸟，我在，我在这儿！每当更深夜半，万籁俱寂，生命沉入梦乡，一切生灵全都安然无恙、无忧无虑、悄无声息地沉浸于静谧的黑夜之中的时候，我多么喜欢听到你的声音啊！

你的声音多么象一个灵魂的呼喊！它使我想起我那屈死的姐姐。你我亲眼看见她倒毙在那恐怖的夜晚，横死在那荒漠旷野，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

亲爱的小鸟，我在，我在这儿！如果你有和善的品格，靠近我吧；假若你有可亲的天性，亲近我吧！让我们一起回忆我们共同目睹的那场悲剧吧！我们既无力抵抗也未能劝阻的那场罪恶暴行，它使一颗纯洁的心毁灭了，使一腔无辜的鲜血流淌了。

那时，我们只有一声声地呼喊。然而，喊声只在旷野回荡，钻不进一只耳朵，拨不响一根心弦。当喊声飘入云天的时候，那破碎美丽的身躯已经葬入墓穴——那早已准备好了的土坑。然后是撒土，填坑。你叫，无人应；我呼，无人救。一个老妇躲在一边，默默地流泪。一个老头站在不远的地方，把那块地弄平，再洒上水，使它复原。事完之后，他稍立片刻，揩去身上的血迹，掸掉衣上的尘土，然后高声叫道：“走

吧！我们该走了。”

亲爱的小鸟，自那以后，我俩就订下誓约，每当夜半，我们要一起追忆这场悲剧，誓为被害的姑娘报仇雪恨。我们还相约，即使报仇雪恨之后，还要一起追忆这场悲剧，纪念那个无辜的冤魂，庆祝复仇的胜利。那时，那个犯罪的恶棍将受到应得的惩罚，那颗渴望向糟践了她的人讨还血债的心才会安息。

亲爱的小鸟，我在，我在这儿！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午夜相会，进行这种交谈。亲爱的小鸟啊！你能让我把这交谈的内容向人们诉说一二吗？但愿他们能从中汲取教训，使得那一颗颗纯洁的心灵不再遭到残害，使得那些无辜的鲜血不再白白地流淌。

二

鹈鸟的叫声渐渐远去，消失了。夜复宁静，仿佛四周围一切都凝固了，只有钟摆声有节奏地从近处传来，还有那颗悲伤的心在忐忑不安地跳动。我慢慢平静下来，尽量使自己同周围的一切协调起来，然而很难。我巡视了一下屋子里那些奢华、讲究的摆设，目光转向对面的镜子，在明亮的镜面上注视片刻。一副虽非仙姿国色，但却不失秀丽、丰润、苗条的身影映照得清清楚楚。嗨！我何必让死物一样的镜子告诉我自己的形象呢？它既无知觉，也不会表达。我已经不知多少次地看见了自己的形象，不是在这面镜子里，而是在那些最敏感，又最能表达人们心声的“镜子”里——那就是眼睛。

今天，我就从不止一个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些眼睛总是先向我瞟一眼，接着又注视一会儿，然后就凝眸不释，盯住不放了。每当我从那些欣赏夹带着渴望和邪念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形象时，我对他们那副样子，那种感情既无反感，也不厌恶，更不想去克制由于男人们的欣赏和贪恋所引起的那种女性的得意和自负。

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长时间地走来走去。然后我在摆满房间的豪华家具旁边停住了，仔细打量着它们，并非欣赏，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心里嘀咕着：“难道这一切能是我的，归我所有吗？难道镜子里照出来的那个身影，今天中午在咖啡馆喝茶时，许多羡慕的眼光所注视的那个人儿真是我吗？”我陷入遐想——即使是深更半夜，我也可以伸手去按身边的电钮，之后就有人敲门，我刚说进来，就会有一个俏丽、苗条，打扮得挺漂亮的侍女应声走来。不管夜有多深，只要我还没睡，她就不能睡，我不发话，她就不敢上床。

我来到窗前，一打开窗子，看到那些沉睡的树，芬芳的花和树杈间酣梦中的鸟儿，顿觉心旷神怡。啊！这一切才是属于我的，纯粹属于我的。没有谁来分享，没有人同我相争，我可以任意摆弄它们而无人过问！

这种种幸福的景象叠印在我的心页上，使我感到安逸与自信。随即，我又感到一种莫名的骄傲，因为我仿佛又看到二十年来自己的形象：一个贫苦无告的少女，不幸和绝望把她折磨得不成样子，在她脸上投下了一层丑陋的阴影。我又想起了那场悲剧，那场我刚才和亲爱的小鸟谈及的悲剧，不禁勾起我心底的痛苦与忧伤。

人世沧桑，生活中该有多少鉴戒和教训！我现在讲述的这一切是当年那个姑娘所不能也不可能想到的。

那个姑娘原先叫阿米娜，现在改名叫苏阿德。这个名字很美，既通俗，又文雅。

阿米娜是个贝杜因^①姑娘，母亲带着她和姐姐胡娜迪来自一个游牧部落，或者说是来自一个半农半牧的山村。这个

① 贝杜因：音译，意思是埃及西部沙漠的游牧民族。——译注

村子坐落在靠近西部沙漠的一块沃土的边沿上。

这些山村的居民，原先都是沙漠地区的游牧民。他们来到村落附近，学着过定居生活。后来，一批接一批，后浪推前浪，有些人留下来定居，成了这些山村的村民。另一些则缓缓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向前移动，直到沙漠的边沿；或是这类半农半牧的山村的边缘，一直向城郊地区靠拢。于是他们来到了他们称之为“海”的运河岸边。据说那条运河还是古时候尤素福^①挖的呢。过了“海”之后，他们之中，少数人仍继续游牧，大多数则从事农耕，变成了农民。

母亲宰赫莱和她的贝杜因丈夫带着两个女儿——阿米娜和胡娜迪就生活在这样的—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原先很可能是以一个游牧部落或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叫做“伯尼·沃尔卡尼”，意思是“沃尔卡尼族”。这里的人好把开口符“艾里夫”发成“亚”^②的软音，结果念走了音，成了“伯伊乃·沃尔凯尼”，意思是“大腿之间”。于是村名成了村民们忌讳的奇耻大辱。乡亲们都为这个村名感到羞耻，谁也不愿意说自己是这个村的人。特别是为做买卖不得不进城的时候，一提起他们的村名，就会惹得人们哄堂大笑，玩笑开得很难听，使得那些还不习惯于城里人的诙谐、逗乐的贝杜因人大为恼火。

我们住在姥姥家，过着平庸的小康生活。母亲的那个人

① 尤素福：系《古兰经》故事人物，即旧约圣经中的“约瑟”。据说他幼年时，为父所宠，诸兄所妒，被兄长丢弃井中。经过路商队救出，卖到埃及，后受法老重用，擢为宰相，主管粮仓。其兄买粮，相遇，他不计前仇。——译注

② “艾里夫”、“亚”：是阿拉伯文的两个字母。——译注

口众多的娘家颇受大家尊重，母亲为人也好。但是我们的父亲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规规矩矩的人，而是一个专门喜欢调戏妇女的好色之徒，时常干那为正直男子所不齿的勾当，而且肆无忌惮。村里村外，他到处招惹是非，让人为他提心吊胆。

当时，在这些灾难中，最不幸的要数我们的母亲了。她的一颗心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当她整天整夜不见丈夫人影、独守空房的时候，她是多么嫉恨抛弃她的丈夫，对她那放荡的男人又是多么担心啊！尽管他胡作非为，她还是爱他的。她知道，由于他一味地沾花惹草，他为自己树立了多少可怕的冤家对头。她担心这一切会对两个女儿的生活和美好前途招来不幸。

果然，一天夜里，正当她跟往常一样，被嫉妒、惶恐折磨得辗转反侧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丈夫的死讯。后来，事情一点一点弄清楚了，原来他丈夫在一次罪恶纵欲中作了牺牲品。无仇可报，更无从上告，奇耻大辱降临在这个不幸的女人和她两个可怜的孩子头上。一时间，全家人都厌恶起这几个女人来，不愿让她们再呆在家里，给了她们一点少得可怜的钱，讲了不少废话，把她们赶出了家门，迫使她们离乡背井，在外边流浪，在痛苦与绝望中奔波。她们无依无靠，没有立足之地，有的只是一个颇有几分姿色，让男人们动心的寡妇和两个不懂世故的可怜的少女。

灾难伴随着她们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从这个庄子转到那个庄子，尝尽酸甜苦辣，就是安居不下来。最后，她们来到这座人烟稠密的城市。一条铁路从市中心穿过，把